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西湖佳話 第十二卷 錢塘霸跡

草莽英雄權奮起，而招集士卒，竊據一方以成霸王之業，往往有人，不為難也，然皆僥倖得之，不旋踵即驕橫失之；惟難在既成之後，能識時務，善察天心，不妄思非分以自趨喪亡，不獨身享榮名而子孫且保數世之利如錢郟王者，豈易得哉？嗟乎！此吾過西子湖濱，渴錢王柯而有感焉。王姓錢，名鏐，字具美，浙之臨安人也。初生時因有怪徵，父母欲棄之，賴得鄰人錢婆苦勸而留，故俗名「錢婆留」。少貧賤，及父母亡後，而子然一身，愈覺無所為，卻喜他天生的驍勇絕人。此時東西兩浙之鹽務大有利息，但官禁甚嚴，無人敢於私販。錢鏐貧困無聊，遂招集了一班流亡漢子，暗暗販賣私鹽。捕人知風來捉，他卻自恃驍勇，盡皆被他打走，一時不能得他的蹤跡。如此數年，遂不乏錢財忽自想道：「販賣私鹽，此小人無賴事也，豈大丈夫之所為！」正是：

乘時思奮起，雌伏不為雄。

壯志常留劍，指吞吳越中。

唐僖宗乾符年間，適值狼山鎮守將王郢等，有功不賞，遂招眾為亂，一時猖獗，勢不可當。此時浙中雖有節度使控蒞其地，不過虛應朝廷名號；至於謀討之事，竟不能行，全賴各縣鄉勇士團出力。那士團內有一人，姓董名昌，也是臨安人，最有英略。聞王郢作亂，遂欲起兵討之，因出示招集英俊。錢鏐訪知，不勝歡喜道：「此吾出身之會也。」遂往投之。董昌見其人物雄偉，氣宇不凡，不勝羨慕；又聞知也是臨安人，同出一鄉，更加歡喜，因用為前部討王郢。王郢雖一時洵洵，然皆烏合，未經大戰，錢鏐兵至，前後衝擊，遂皆星散。正是：

干戈閃爍列旌旗，戰士常隨鉦鼓齊。

贏得將軍封萬戶，滔滔腥血賤輪蹄。

朝廷聞董昌討賊有功，遂補為石鏡鎮將，董昌遂以錢鏐為石鏡兵馬使。自是，董昌與錢鏐之英名著於兩浙。到了中和年間，黃巢作亂，淮南節度使高駢遣一使者來召董昌到廣陵去議事。董昌見他宮尊權重，不敢不往，因帶了錢鏐同至廣陵進見。高駢因說道：「董將軍平王郢之亂，戰功矯矯一時。今黃巢犯順，橫攔中原，將軍既擁重兵，何不從予而討平之？亦一代之奇勳也。不知將軍有意否？」董昌聽了，一時不能答，因俄首而思。高駢因又說道：「此大事也，非魯莽應承得的，可退而熟思之，明日復我。」正是：

思深能勝敵，審處可談兵。

不是同謀侶，何須強用心？

董昌因謝而辭出，與錢鏐商議。錢鏐道：「往討黃巢，固英雄之事，然從人牽制，未必便能成功。況鏐觀高公，不過虛揚討賊之名，實無討賊之意，不若以捍御鄉里為辭，歸而圖杭城以為根本。此實際也。」董昌聽了，大以為然。到次日，因進復高駢道：「以昌僻鄉土將，得從壇制旌節，進剿黃巢，以成不世之功，固大幸也；但思王郢雖亡，而餘黨尚潛林伏谷，未將若執量隨微，倘潛伏者一旦復起，乘機鄉里，則是後效未見一斑而前功早已盡棄，故躊躇而不能立決也。望台相教之。」高駢聽了道：「將軍所思，實老成之見。既是這等。請回罷。」

董昌既還石鏡，兵馬漸多，以為杭州在其掌握，不妨緩圖；不期過不多時，忽聞朝廷命路審中為杭州刺史，董昌因驚思道：「杭州若有刺史，則我鎮將無能為矣。再相攘奪，未免傷情，何不高才捷足，先往據之？彼聞吾先至，懼而不來，則聲色俱可不動。即敢於赴任，同住一城，彼文我武，實亦無奈我何。」算計定了，即領兵將入據杭州，自稱都押司知州事。正是：

如機不妨先下手，事後方知志過人。

杭州刺史路審中，正興興頭頭要到杭州來上任，不期才到得嘉興，早有人報知：「石鏡鎮將董昌，已入據杭州，自稱都押司，判理杭州之事矣。」路審中聞知，不勝驚懼，道：「董昌，鄉團也，自恃討王郢之功，往往橫行，補為鎮將，朝廷莫大之恩也，全不知感。今復入據杭州妄稱押司，此豈知禮義之人之所為？我若到任，與之爭辯，必遭其辱；莫若歸奏朝廷，再作區處。」因而回朝。正是：

兩人計較都相似，更看何人勝一籌。

有人報知董昌，董昌大喜，以為得計。錢鏐因說董昌道：「天下事，雖可強為，然名分不正，終難服人；人不我服，禍之根也；路審中奉朝命而來為杭州刺史，名分甚正；今將軍乃以兵將之強，先人而據之，使路審中畏懼不敢至而逃回，此等舉動，實於名分有傷，雖朝廷微弱，不能興師討罪，倘草莽又有仗義英雄，如將軍奮起者，一旦執此以為口實，不知將軍何以應之？」正是：

英雄料事多周匝，絕倒當年都押司。

董昌聽了大驚道：「吾一時造次，實未思量及此。但事已外錯，卻將奈何？」錢鏐道：「將軍之在，名分不正也，今仍正其名分，則在者直矣。」董昌道：「名分如何能正？」錢鏐道：「要正也還不難。小將見鎮海節度使周寶，庸儒人也，況又多欲。若遣將吏，多齎金幣，請於周寶，求其表奏朝廷，以將軍為杭州刺史。彼若肯請，則朝廷無不從之理。朝廷命下，則將軍名正言順矣。」董昌聽了大喜，因急遣將吏多資金幣，請於周寶。寶果庸儒貪財，雖明知董昌據杭之為僭竊，卻畏其兵威，又利其重賂，遂欣然為之表奏其平王郢之功，深得浙民之心，若命為杭州刺史，則浙土安矣。正是：

苟息片言擒虢主，錢鏐一計定杭州。

憑君漫論經邦事，謨什勝算有誰儔？

朝廷見節度使表奏，以為合理，不日命下，而董昌已實為杭州刺史矣。

董昌自做了杭州刺史之後，分敬重錢鏐，百事皆聽他張主，浙民到也相安。不期朝廷微弱，不能制伏群盜，竟陡升了劉漢宏到浙東來做觀察使。你道這劉漢宏是個甚麼人？原是兗州人，乘黃巢之亂，遂在江陵起而為盜，一時黨羽浸盛。遂侵掠宋境，既而又南掠中州。朝廷被擾，因徵東方諸道兵討之，漢宏恐不敵，因而請降。朝廷見其降，遂以為宿州刺史，漢宏又怪朝廷賞薄，口出怨言，朝廷不能制。故又升他做浙東觀察使，他既到浙東，又嫌浙東偏僻，因遣弟劉漢有，與馬步軍都虞候辛約，共將兵二萬，屯於錢塘江上。欲謀兼併浙西。

一時報到杭州，董昌聞知，不勝驚恐，道：「劉漢宏，大盜也。與黃巢共擾中原，為害不小。今坐擁浙東之重兵。而遣將以窺浙西，吾杭兵將雖有，恐非其敵，為之奈何？」錢鏐道：「劉漢宏雖為大盜，騷擾中原，實未逢勁敵，今又輕窺浙西，遣將來窺，好生無禮。請乘彼未備，痛擊之，令其片甲不還，以振先聲，彼方知我浙西之有人也。」董昌方大喜。即命錢鏐領兵三千，駐紮錢塘江口以御之。

錢鏐既至江，以探知劉漢有與辛約，懼立營對岸，因想道：「彼眾我寡，與其旗鼓相當，方與對敵，又不若乘其未備，出其不意而擊之，必獲全勝。」這一夜，恰又值大霧漫大，錢鏐遂率眾兵乘霧渡江。比及登岸，而劉兵尚熟睡不知。錢鏐遂指揮將士，奮勇殺人。劉漢宿與辛約夢中驚覺，但聞得滿營中喊聲動地，鑼鼓震天，只嚇得魂膽俱亡。忙忙走起，止帶得幾個貼身將士，跨馬出後營而逃，那裡還顧得營中的事。突然被劫，將士尤主，惟有逃竄而已；逃竄不及的，俱被殺死。二萬兵馬，早已喪去七八。正是：

紛紛兵甲自天來，將令軍聲四散開。

任我揮戈誰敢遇？招搖羽扇識雄才。

劉漢宏聞知兵敗，不勝大怒，道：「錢鏐何人？敢乘機襲我，殊可痛恨，誓必擒而斬之。」因又命上將王鎮，統兵七萬，往取杭州。王鎮既至杭州，訪知劉漢宏之敗，是立營江岸，為其乘霧所襲，非對敵之故，因遠遠屯兵於西興，先打了一封戰書，責董昌暗襲劉漢行之罪，單索錢鏐出戰，錢鏐既敗劉漢宏之後，料定劉漢宏必遣兵重來，因在江之上下灣曲處，看了兩條渡兵之所。今見王鎮打了戰書來討戰，遂批定「來日渡江大戰」。因在江口虛立了一個大營，以為明日交戰之地。王鎮見了，信以為真，激勵將士，來臨陣，必要奮勇，以擒錢鏐，斷不防錢鏐又來劫寨。

不期錢鏐到了半夜，竟率三千精勇之士，上從虎爪山，下從牛頭堰兩江，悄悄的渡了過來，兩頭殺入西興寨內。孰知寨內將士未曾防備，一時驚起，人不及甲，馬不及鞍，槍刀不知何處，只思量逃走，那裡還敢對敵？錢鏐率眾兵將，逢人便殺，直殺得血流成河，屍積如山。王鎮慌忙逃走，竟奔往諸暨，而七萬人，殺死萬餘，其餘星散，報到劉漢宏，漢宏方大驚道：「錢鏐原來英雄如此！須謹防之。」因調兵分屯黃嶺、岩下、真如三處，以為三鎮，固守越州之門戶。

錢鏐因說董昌道：「劉漢宏兩次大敗，已喪膽矣，今調兵分屯三鎮以自守，若再往攻破其三鎮，不但浙西安如盤石，而越州一境，亦將動搖矣。但三千兵卒似乎太少。」董昌道：「吾初起兵時，與錢塘劉孟安、阮結、富陽聞人宇、監官徐及、新城杜稜、餘杭凌文舉、臨平曹信，俱為都將，號稱『杭州八都』。今其人雖存亡不一，然八都之兵俱在。汝何不帥之往攻三鎮？」錢鏐大喜，遂領了八都之兵，由富春而先攻黃嶺。劉漢宏原約一鎮有事，二鎮往援。今黃嶺被攻，岩下鎮將史並，與真如鎮將楊元宗聞知，俱各引兵來救。及至二鎮來救，而黃嶺已為錢鏐攻破矣。史楊二將既已到鎮，退還不及，只得與戰。怎當得錢鏐驍勇異常，戰不數合，早已鞭打史棄落馬，而生擒楊元宗於馬上矣。正是：

漢宏三敗卻如何？枉費精勤用力多。

強戰不知曾料敵，至今野鬼哭山河。

劉漢宏探知三鎮俱破，欲領精兵來救，辛約進議道：「三鎮既破，救之已無及矣；莫若領兵斷其歸路。倘一戰勝之，則三鎮不救而自全矣。」劉漢宏大以為是，遂引精兵屯於諸暨。錢鏐探知，大笑道：「斷歸路，是邀截敗兵也，吾大勝之兵，是歸師也。歸師莫遏，彼若遏之，吾又立見其敗矣。」因將八都之兵，列做長蛇之形，振旅而還。到了諸暨，劉漢宏不知好歹，竟引精兵從中突出，意欲衝做兩段，不知長蛇陣法擊腰則首尾相顧。劉漢宏的兵才衝來，而一聲炮響，長蛇之腰往後一展，讓劉漢宏殺人，而長蛇之首尾早已回盤攏來，將劉漢宏之兵重重包裹在內，不辨東西南北矣。欲擊左，而左邊兵卒有如鐵壁；欲擊右，而右邊將士有若銅牆；欲要退回，而後已無路。四圍喊殺將來，只叫：「不要走了劉漢宏！」那劉漢宏聽見，只嚇得魂膽俱無，慌做一團。還虧得辛約殺開一條血路，擁著劉漢宏逃去，其餘將士，喪亡過半。正是：

擁兵只道自強梁，南界圖來想北疆。

誰料有時強不去，強爭強奪是趨亡。

劉漢宏大敗逃回，愈思愈惱，道：「吾橫行半世，雄名矯矯，怎今一旦喪於錢鏐之手？」辛約道：「觀察雖兵敗數次，皆被襲被劫，誤中其詭計，並非堂堂正正，對壘交鋒。觀察若親提大兵，直逼錢塘，聲董昌妄攻之罪而擊之，則勝負未可知也。何自出此短氣之言？」劉漢宏聽了，大喜道：「都虞侯之言是也。」因搜點全越之兵約□萬，進屯西興，以擊董昌。董昌聞知，因調錢鏐道：「劉漢宏此番傾國而來，勢非小可，將軍不可輕視，須避其銳氣而緩圖之。」錢鏐道：「劉漢宏雖傾國而來，實是計窮力竭，勉強支撐。然屢敗之後，其心甚餒；若緩緩圖之，則停留長志，必漸猖狂。莫若乘此戰勝先聲，濟江逆擊，使其立足不定，未有不敗者。此一敗，則越州不可保矣。」查昌道：「將軍善觀方便，吾不中制。」

錢鏐遂依舊率了八都之兵，渡過江去，對著西興立一大營；卻暗暗的差阮結領了數百細作兵丁，叫他轉出西興之後，四下埋伏，只聽得前邊阮結嘶殺，便豎起旌旗，鳴鑼擊鼓，若將襲其後寨者。眾眾命而去。錢鏐到了次早，即長槍大馬，親立於大纛之下，上首是顧全武，下首是杜稜，耀武揚威以率戰。劉漢宏領著□萬大兵而來，只以為錢鏐兵寡，畏懼不出，便好逞強，不料兵馬營盤尚未立定而錢鏐早在陣前討戰；心雖忿忿，卻又怯他驍勇；然事已到此，無可奈何，只得領了一班將士，擁出陣前，大聲說道：「我浙東觀察使也，董昌不過一杭州刺史，怎敢擅自用兵，襲我守將，破我三鎮，以犯上下之分？今本使興兵問罪，宜面縛以請，尚有可恕，奈何倚強逆命，直待身膏斧鉞，悔之晚矣。」錢鏐道：「汝本一盜耳，蒙朝廷准降，加以顯職，此莫大之恩也。汝今既知以觀察妄自尊大，便當思聖命，止救觀察浙東，如何兩番遣將，窺我浙西？須知浙西名自有主。汝既以知犯我，則浙東越州，吾豈容汝安坐？」說罷，早一匹馬，一桿槍，劈面衝來。劉漢宏的先鋒穆用見了，只得橫刀截戰，戰不數合，早被錢鏐一槍刺於馬下。正是：

憑君莫話封侯事，一戰功成萬骨枯。

劉漢宏見穆用刺死，著了忙，便麾眾將齊出。錢鏐一馬當先，因叫眾將道：「不乘此時捉了劉漢宏，更待何時？」遂縱馬直搶至劉漢宏麾蓋之下。顧全武與杜稜諸將。甲隨後趕來。大家正是殺在一團。忽劉漢宏寨後鑼鼓震天，旌旗招展，有如無數的兵馬來劫寨。劉漢宏前面廝戰，尚支撐不來，怎禁得後面兩傍又有兵來劫寨？直嚇得心寒膽落，耳朵裡又聽得敵兵只叫：「不要走了劉漢宏！」漢宏恐怕被執；遂不顧眾將輸贏，竟策馬斜刺衝將出來，隨路奔去。又聽得行後有人趕來道：「那穿金甲錦袍的，定是劉漢宏！錢將軍有令，不許放走，快趕去捉住。」

劉漢宏聽得分明，忙將金甲錦袍脫下，付與侍衛，又往前奔，不朗過得山來，卻是西興江口，是條絕路，急急要再復回，又聽得人聲洶洶；只叫：「錢將軍有令；不許走了劉漢宏。」劉漢宏事急，已拼著走到江邊，投江而死，卻喜江邊有一隻小漁船在那裡，剖魚為膾。劉漢宏見了，不勝之喜，忙跳下馬來，鑽入漁船，奪了漁，入股魚的刀拿在手中，裝做臉魚之狀，卻叫漁人速速將船撐開。追兵趕到江邊，不見蹤跡，方才回去，劉營將士苦戰多時，忽聽得主帥已逃，便心灰意懶，盡皆敗走。一霎時，□萬餘兵殺得東零西散，上剩得一個空寨。錢鏐因謂董昌道：「劉漢宏屢敗喪膽，浙東越州已在吾掌握。」董昌謂錢鏐道：「將軍若能為我取越州，吾當以杭州授將軍。」錢鏐道：「鏐非敢念杭州，但越州不取，至容劉漢宏養成銳氣，終為後患。」董昌道：「將軍之言是也。」

此時是情宗光啟二年冬□月，錢鏐引兵伐越，卻不由江路，竟從諸暨以趨平水，復鑿山開道四五百里直出曹娥埭，以攻其不備。此地雖也有守將鮑君福守之，這鮑君福已知錢鏐數敗劉漢宏，又自諒兵微將寡，不是錢鏐的敵手，遂帥眾迎降於錢鏐。錢鏐大喜道：「子知順逆者。」遂率之進屯豐山，劉漢宏聞知，急遣兵將來迎。錢鏐兵威已著，盡皆敗去。錢鏐遂乘勢進圍。越州無人固守，錢鏐兵朝至而夕破矣。劉漢宏此時兵將已無，又見城破，知事不濟，奔出東門，逃往台州而去。台州刺史杜雄見劉漢宏逃來，因大驚道：「此禍端也。納之必招董昌、錢鏐之兵，非算也。」因設盛筵款待，等他吃得爛醉，然後將他綁縛起來，納於檻車之中，差一隊兵馬，從間道直解到杭州，獻於董昌。此時錢鏐既克越州，命將護守，已回杭州報捷，適值劉漢宏解到。董昌猶以為浙東觀察是奉朝命，恐不便行刑，錢鏐道：「漢宏，大盜也，觀察之職是挾制而得者，非出朝廷之正命。況失職弄兵，亦罪人也。不斬何為？」董昌以為然，遂斬之。正是：

為賊強梁亂殺人，殺人如草以為神。

誰知天道終須報，一旦誅屠到自身。

董昌既得了越州，便徙鎮越城，自稱「知浙東軍府事」。不負前言，果以錢鏐知杭州事。到了三年春，朝廷聞知劉漢宏在浙東作亂，為董昌錢鏐所斬，因即以董昌為浙東觀察使，錢鏐為杭州刺史。此即錢鏐治杭之始也。錢鏐既治杭州，遂大加恩惠於民，民皆安堵。到了昭宗景福元年，朝廷置武勝軍於杭州，遂以錢鏐為防禦使。到了二年閏五月，又改錢鏐為蘇杭觀察使。錢鏐見朝廷恩爵屢加，遂留心圖治，又見杭民生齒日繁，並無城郭以為護衛，到了秋七月，農事將畢，因發民夫二□萬及□三都軍士，要築杭州

羅城，周圍七□里，各門俱已築完，獨候潮一門，臨於錢塘江上，江岸時時為潮水沖塌，故一帶城牆，難於築起。錢鏐不覺大怒道：「吾錢鏐，既為杭州一方之主，則一方神鬼皆當聽命於我，怎敢以潮水無知，衝塌江岸，以致吾善政不能成功！若果如此，則朝廷官爵為無用矣，吾安肯低眉任其洶湧！」因選了精卒萬人，各持勁弩，等到潮信之日，親率六師排列於江岸之上，以待潮來。不多時，只見潮頭起處，如銀山雪一般，飛滾而來。古人有言：

千層雪練連天接，萬乘貔貅卷地來。

錢鏐待潮頭將滾到百步之外，便放了三個大炮，一聲鑼響，萬督齊發，箭箭都射在潮頭之上。射了萬箭又是萬箭。真是英雄之氣，直奪鬼神！那潮頭被射，恰似有知的一般，便不敢衝到岸邊，竟撤轉潮頭，霎時退去。江口萬民見了，莫不吐異，歡聲如雷，皆伏錢將軍之神武。自此之後，潮頭往來，絕不衝岸，而城功立時告竣矣。到了九月，朝廷聞知，又加錢鏐為鎮海節度使。錢鏐承命，益修職業。到了乾寧元年，又加錢鏐為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。此時董昌因貢獻懇懇，朝廷已加爵至隴西郡王，因而妄想非分，又有吳瑤、李暢之一班僚佐慫恿之，遂謀為帝。節度使黃錫、會稽令吳鐸，山陰令張遜皆苦諫之，俱被殺戮。遂於乾寧二年二月，身披袞冕，登於城樓，即皇帝位，自稱大越羅平國，改元順天，以吳瑤為翰林學士，李暢之等皆為大將軍。又移書錢鏐，告以權即羅平國位，因以鏐為兩浙都指揮使。正是：

富貴榮華俱已極，更謀非分作超升。

錢鏐得書，因歎息道：「富貴已極，乃自取死耶？」因復書戒之道：「天下事勢，應須自揣。與其閉門作天子，與九族百姓皆陷入塗炭中，又豈若開門作節度使，終身享富貴之為快乎？及今後悔，尚可及也；倘猶豫不決，大禍至矣。」董昌正才為帝，興匆匆的，那裡肯聽。錢鏐見其不聽，因謂眾將士道：「董公遇而且驕，自趨死路，非口舌所能爭，須以兵諫之，庶幾一悔。」因領了三方人馬、弓上弦，刀出鞘，金鼓喧天，旌旗蔽日，直至越州城下，叫人傳言，請董大王相見。

要知董昌妄自尊帝，原恃著錢鏐夙好，定然相扶，今日他的兵早先至城下，吃一大驚，因排駕迎恩門，傳諭錢鏐道：「錢公別來無恙？今何故以兵相顧耶？」錢鏐見董昌自出，因走馬至迎恩門，下馬再拜而說道：「大王位兼將相，富貴已極，正宜受享，奈何舍安就危，而造此滅族之事。我錢鏐今日之來，雖兵馬造次，然猶是念大王之久相愛庇，不忍坐視，盡此做忱，欲冀大王之改悔耳。倘大王聽信好佞，必不見察，則公私之恩義已絕，異日天子命將出師，則非今日之比也，願大王熟思之。大王縱不自惜，鄉里士民何罪？忍隨大王滅沒耶？」董昌見錢鏐侃侃指摘其罪犯，方才大懼，說道：「謹領大教。」隨即入放，遣人致犒軍錢二□萬，以散士卒，又使人執道說吳瑤以及妄言巫覡數人送於錢鏐，且請待罪於天子。錢鏐見其有改悔之意，遂引兵西還，細以其狀奏聞朝廷。朝廷念其輸貢之勤，又憐其改悔，遂詔釋其罪，縱歸田裡。

誰知董昌見錢鏐兵去，一時改悔，及錢鏐兵去，又惑於好人之說，復稱帝號。又求救於楊行密。楊行密上表請赦董昌。又遣寧國節度使田頌、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攻杭州鎮城，以救董昌。安仁義舟師至湖州，欲渡江應董昌。錢鏐見董昌仍復稱帝，不勝大怒，因遣武勇都指揮顧全武、都知兵馬使許再思把守西陵，令安仁義不能渡。朝廷欲用楊行密之請，再赦董昌，復其官爵，錢鏐不從，道：「為帝何事而可屢犯屢赦乎？」朝廷因敕錢鏐討之。錢鏐遂遣顧全武、許再思進兵，直至越州城下。正是：

六師討伐將天鉞，欲悔前非恨已遲。

董昌遣兵拒戰，戰敗而晏城自守。顧全武因擁兵圍之，晝夜攻打，董昌榜。惶無策，因又削去帝號，復稱節度使。顧全武已破其外郭，董昌猶據牙城而拒之。錢鏐因想道：「與其圍困而擒，不若誘之出穴。」因遣董昌的舊將駱團往誘之。駱團既至越州，先止住顧全武之攻，然後入城說董昌道：「朝廷已有詔，令大王致仕歸臨安，大王何不捨此自全？何苦尚據此以爭不可知之命？」董昌正在垂危之際，聞致仕有命，便送出牌印，出居清道坊以俟朝命。顧全武潛令都監使吳璋，以舟載董昌往杭州。行至小江南，駱團因說董昌道：「大王若在圍城之中，一時城破，生死未保。今歸臨安，雖不得意，卻喜危者安矣。況錢公與大王有舊，未有不週全之理。」董昌聽了，又垂首沉吟了半晌，忽慷慨大聲道：「吾與錢公同起鄉里，彼微我顯，且吾久為大將，今狼狽至此？幾則死耳，有何面目以見之。」遂奮身一躍，投水而死。正是：

生死榮華何足羨？可憐功績一時休。

董昌既死，浙東無主，錢鏐因諭意吏民，令其上表，請以錢鏐兼領浙東。朝廷知不能拂其意，因而從之。自是全浙皆歸錢鏐矣。到了天復二年，朝廷又進錢鏐之爵為越王。此時雖楊行密、安仁義、陳約等，叛服不常，時有戰爭，然卒皆敗去。故兩浙得錢王，安然無恙。到了昭宗天祐末年，國運大衰，為朱溫所奪，更立國號為梁，遂改元開平。知錢鏐在昭宗時，賈均吳夢王，昭宗不許。梁主既即位，便降詔以錢鏐為吳越王。錢王因奉表稱謝，以為得意，不期鎮海節度判官羅隱，知而進諫道：「大王此舉差矣。大王在杭，受僖昭兩朝恩遇二□餘載，位列為王，不為不顯矣。今國運衰微，為朱溫所奪，此正大王進忠報國之時也。縱使天心有屬，不能成功，即退保吳越，自為東帝，亦無不安，奈何交臂事仇，豈不貽終古之羞乎？」錢鏐自思：「吳越一隅，豈能支中原之大廈？然念羅隱抱用世之才而屢出屢屈，不遇於時，宜多憤恨，今為此言，真義士也，吾殊愧之。」到了均王貞明二年，又加吳越王鏐為尚父。至於三年，因錢鏐入貢，又加錢鏐為天下兵馬大元帥。未幾，李存勳以兵滅梁，復稱後唐，莊宗改元同光。

此時吳越王錢鏐已建國自立，儀衛名稱，多如天子之制。所居之屋，改成宮殿；所署之府，皆為朝廷；教令行下，盡名制敕；將吏進見，一例稱臣；惟不改元。若有表疏，朝廷但稱吳越國，而不言軍。此時富貴已極，便思衣錦以還臨安。遂駕了車輦，以省其墳墓，並高曾祖父，都追封了王號。此時龍旗鳳羽，鼓吹簫簫，兵士羽林，文武百官兩傍排列，振動山谷。凡幼年喜游釣弋之所，盡造華屋裝點，錦衣覆底，並挑鹽的籠擔繩索，都把五彩蓋覆，因歎息道：「睹茲故物，不敢忘本。」又封石鏡鄉為廣義鄉，臨水裡為勳貴裡，安眾營為衣錦營。當時石鏡山有一片石如鏡，曾照錢王未遇時，便有冕旒莽玉之異，故此也封做衣錦山；大功山為功臣山。錢王幼年，常坐在一顆大樹下納涼，如今也封為衣錦將軍，都將五彩錦繡披掛，以為榮耀。此時錢婆已死，因以千金造一報恩坊。又拔其二子都為顯官，以報其撫育之恩。然後治酒筵，遍請一班熟識並高年父老，都來暢飲。直飲到爛醉之後，錢王乘興而歌道：立節還鄉掛錦衣，吳越一王駟馬歸。天明明兮愛日暉，百歲荏苒兮會時稀。酒罷，又各贈以金銀彩緞，然後發駕還朝。此時錢王已得了一□四州江山。有個貫休和尚，做了一首律詩來獻道：

貴逼身來不自由，幾年辛苦踏山丘。

滿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劍霜寒□四州。

菜子衣裳宮錦窄，謝公篇詠崎嶇羞。

他年名上凌雲閣，豈羨當時萬戶侯！

吳越王見詩大喜，遣門下吏對貫休說道：「教和尚改『□四州』為『四□冊』方許相見。」貫休道：「州亦難添，詩亦難改。我本閒雲野鶴，何天不可飛，而必欲見耶？」遂飄然而去。時人盡服其高。

吳越王要造宮殿於江頭鳳凰山，有個會看風水的道：「如在鳳凰山建造宮殿，玉氣大露，不過有國百年而已；若將西湖填平，只留□三條水路以蓄泄湖水，建宮殿於上，便有千年王氣。」錢王道：「西湖乃天下名勝，安可填乎？況且五百年必有王者起，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真王者乎？有國百年，吾願足矣。」遂定基於鳳凰山之上。

到了慶宗二年，錢王始復修本朝職貢；直至明宗長興三年春，忽爾寢疾，因詔眾臣道：「吾疾必不起，諸兒庸懦，誰可為主？」眾位奏道：「兩鎮令公，仁孝有功，孰不愛戴？」鏐乃悉出印綸，授於子元瓘道：「將吏惟爾，宜善守之。」又囑之道：「善事中國，無以易姓廢事大之禮。」遂卒，年八□一。自蒞杭五□餘載，惠愛之政，深及於民，故既死之後，吏民思之不已，便起造一錢王祠於西湖之上，流傳至今，歷晉、漢、周、宋、元、明，將及千載，尚巍然於東郭，以生西湖之色。

其時子孫相繼為王，直終五代，始知真正英雄，雖崛起一時，同於寇盜，能知上尊朝廷，下仁萬姓，保全土地，不遭塗炭，不

妄思非分，而順天應人。其功與帝王之功自一揆矣，故能生享榮名，而死垂懿美於無窮。回視劉漢宏、董昌之非為，不幾天壤哉？所以蘇東坡亦有表忠碑立於錢王祠側，餘亦敬羨無已。因敘述其事，與岳於二公同稱，使人知西湖正氣，不獨一秀美可嘉也。